詩廣傳

詩廣傳卷二

衡陽王夫之撰

齊風

君子與君子言情無嫌於相示也君子與小人言非情而無以感之也小人與君子言不能自匿其情者也將欲與之言因其情而盡之不得其情不可盡也將欲與之言匡其情而正之苟非其情非所匡也言之而欲其聽不以其情嫌於不相知而置之也言之而為可聽不自以其情彼將謂我之有別情而相媚也故曰詩達情達人之情必先自達其情與之為相知而無別情之可疑則甘有與甘苦

有與苦我不甘人之苦而苦人之甘人亦不得而苦之矣雞鳴之哲婦自達其情曰甘與子同夢故以婦人而感君子也有餘不自匿而已矣故易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見情者無匿情者也是故情者性之端也循情而可以定性也釋氏窒情而天下賊恩愒愒以果報怖天下天下怖而不知善之樂徒賊也而奚救乎

鄭之詩能使人思齊之詩能使人作能使人思是故其淫也猶相保而弗相棄也能使人作是故其夸也一往有餘而意不倦也思而不能使人思作而不能使人作雖以正而國罔與圖功故還之儇好無異於溱人之翺翔而哀樂

巽音衰王巽氣安危巽效齊之足以霸也久矣桓公乘之不勞而摟諸侯如拾也鄭無歲不受兵而不亡抑有以夫遽而成君子弗爲矧夫遽之未足有成也所惡於遽者惡其弗能待也尤惡其弗能擇也至於弗擇而入道之不廢尠矣柳未嘗不可爲樊也不擇而見可焉擇而後見不可焉遽於樊而不患天下之無柳遽於仁而不患天下之無可愛遽於義而不患天下之無可惡遽於名而不患天下之無可罔遽於利而不患天下之無可奪遽於食而不患天下之無可饕遽於色而不患天下之無可奔推至其極諸兒之禽行亦未嘗不爲樊而但無擇於柳也故諸兒之

禽行遽焉耳嬴政之并吞遽焉耳陳仲子之哇其母食遽焉耳墨翟之重趼止攻遽焉耳釋氏之投崖斷臂遽焉耳天下有遽食遽色而野人禽天下有遽仁遽義而君子禽遽道愈工人道愈廢孟子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憂狂夫之無擇也

何謂瞿瞿目方注之心遽營之心期成之目數奔之居素而若驚未覩而先讋忘遠而亟攻其近方為而輒用其疑是之謂瞿瞿也嗚呼齊晉之霸胥此道焉而已而晉之霸也尤下取必一戰而不俟再將欲覲王而驚畏以御與秦同仇而中道相猜晉之所以霸齊之所不屑也齊以瞿瞿

為狂習以瞿瞿爲貝是非舛而崇尚異故君子當習文之世思齊桓焉

震物於所思示下以不測先事而早計數驚而不告勞可謂能人之所不能矣能人之所不能者自君子觀之多見其不能也不能乎仁乃侈乎愛不能乎智乃尚乎譽不能乎儉乃矜乎吝不能乎勤乃儉乎勞不夙則莫儉勞之謂也卽以知其不能夙夜也震天下者莫尚乎雷撓天下者莫尚乎風風行於上雷動於下恆而已矣故天下之至勤者莫勤於恆也作一旦之氣以斷用之終月而終月逸作一歲之氣以斷用之終身而終身逸當其勞早有逸心而

猶謂其能勤乎王道之不能於是有一切之治聖學之不能於是有頓悟之宗知此者知曾兩生之可爲大臣而陸子靜之未免於自棄也

無田甫田言侯度也故曰人君患不廣大人臣患不節儉節者節以其度儉者儉以其度之外也周之遷也山東之勢未動也齊始謀霸得諸侯而求之亟田非其田思非其人惡得而弗刺哉田非其田故莠生焉思非其人故忉怛而不甯焉若夫田其田也勿嫌甫矣思其可思也勿嫌遠矣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心亦未可不勞也莠亦非可不除也自非侯度之憚王章者惡容慮莠而恤勞乎封

建之天下以法爲守郡縣之天下以功爲守夫苟以功而守天下爲天子者無弗功也爲天子者無弗功則爲天子之心膂股肱者亦無弗功也畏其難避其害釋其愁思嬉恬憺忘於咫尺而天下敝矣故不善讀甫田之詩而孫緯王義之桑維翰秦檜之邪說興陵墓且爲甫田君親且爲遠人莠乃逼生其戶牖不亦悲夫

齊多刺晉多勸刺及於其君狀箸之隱兄娣之慝而無釋殆夫訐以爲直者乎乃夫齊之刺猶刺其君以先王之法人道之紀也晉之勸唯恐其不能自張大而奬之以樂相與陰秘以圖其私其志傾故君遂國者也國遂君者也下

不能直上正之下末之詭上譎之五霸以降之民也下直上以取正下詭上相與譎五霸以前之民也諸侯未擅政不能遂民而民遂諸侯猶一王之民而移諸侯故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國遂之也譎者多勸臧亦勸否亦勸示美於人而相遁以私正者多刺隱亦刺顯亦刺無匿惡於天下而不深天下之怨惡故齊桓之霸猶能匡天下是非未亂國可用也管晏興而後譎勸作管仲曰聲色狗馬不足以害霸晏嬰始爲諭諫以流爲淯于髡之滑稽而齊喪其齊矣齊晉交弊以譎中分天下而三代之遺直乃亡故孟子羞稱管晏惡其遂天下也

魏風

責人以所難能奚問其能堪而後爲之乎弗與天下以所苟難奚問其必不能堪而後已之乎苟所難能而必爲謐凍餒蹈白刃而義不辭也苟所不必爲而已之耳目可用肌體可任而禮已爲之節矣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誠可矣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誠可矣於是乎導天下以廢禮而有餘故莫患乎誠可其不可而誠不可者弗與焉何也誠不可者如牛之不可乘馬之不可服雖有暴人莫有易之者天道顯而人爲隱矣唯不可而或亦誠可其始疑之其繼試之其終習之以野人之可可君子以一夫之可可天下

以須臾之可可終身於是用情而不用道用獨而不用眾用乍而不用恆遂以破天下之典禮而人道廢矣是以先王以君子謀野人不以野人謀君子以天下均一夫不以一夫均天下以終身貞須臾不以須臾貞終身事有可而不可殺之以禮以靖之定其常也情有不可而必可匡之以義以作之調其變也勤力勿視手足聰明勿視耳目辯慧勿視心思先王乃以人道齊天下而不唯天之齊何也天之所齊不待齊也天之所弗齊不可齊也唯其可堪而堪之已啻已勞而堪矣爲之矣則將慭其所堪而堪矣趙之胡服騎射堪矣秦之師吏焚經堪矣南郭子之形如槁

本心如死灰堪矣西竺之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堪矣乃至孫皓蕭子業之剝人雖入堪矣楊廣孟昶之迷爲樓寶爲溺器堪矣以堪而可之以可而遂爲之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奚爲其不可哉

人心之大防可不可而已其後莫能防也千古之所不可者習而擯之以爲不可因而無見可者焉一旦知之而彷彿以爲可未敢信諸行也然而嘗試之矣迨其行之因見可焉情未安也乃行而習之矣習之而弗安之情日消安之之情日長則情以遂情之既遂遂惡其所美而美其所惡夫誠惡其所美而能弗美其所惡者其餘凡幾哉爲歷

之屨霜女手之縫裳固不可者而若無不可固不可者人習之若無不可者人弗知焉耳一旦而曰可矣可者猶僅可與猶較量於彼此之交而亦可與未敢以爲美也乃甫可之旋美之已美之無所不用其美之無度焉咀其利也如英焉如玉焉矜其容矣夫以爲利之可咀猶其情之實而事之抑然乎迫於以利毀度貴者無殊於賤猶將矜之以爲容於是乎等威儀度文章之盛皆且見不美焉而情樂去之嗚呼人背其本情遂其性一潰其可不可之防而莫之能救有如斯夫先于勢之千載而僅以成後人淫之一旦而疾以敗故曰防民猶防水也一蟻之穴千里之溢

無能禁矣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亦莫不有其說焉有說則可知矣可知則可行矣可行則見美而忘惡據惡以爲美馴致之而無所不至矣汾沮洳之詩猶見異焉君子以爲漸滅之未盡也然而危矣

嗚呼人之相忮也爾有已哉細人之娟細人也以利無怪乎其相忮也何也利可以忮得者也細人之娟君子也以名胡爲乎其相忮也何也名不可以忮得者也故曰作僞心勞日拙苟拙矣細人之名終不可增君子之名終不可替如沃水於沸膏之鑊而益之燄焉耳雖然其苟有忮之

心則不患其無辭謂申椒之不芳非申椒之不可使不芳
也彼人是哉子曰何其猶兩存之辭也謂士也驕而士無
所辭矣夷齊無所驕則不餓鮑焦無所驕則不枯申徒狄
無所驕則不沈劉向無所驕則不斥岳飛無所驕則不誅
謝翺鄭思肖無所驕則不悲其驕也夫豈以意而驕哉憂
之無所於控而憤盈以發也憤盈以發無讓於人皎然與
日月爭光而天下之不爲其凌轢者鮮矣授之驕之時者
天也激之驕之勢者細人也士何樂於驕而亦奚必辭驕
以爲名哉細人之忮久矣其猶輕莛之扣洪鐘矣
甘苦之數力爲輕情爲重獨心之悽惻又不如相與爲情

者之難忘也故上之使下用其力可以義責也用其情不可以義責也可以義責雖致之勞而或忘之即致之死而或忘之所難忘者恤其勞恤其死者之情也所尤難忘者方勞而念人之勞且死而念人之恤其死之情也故力以獨用而或甘其苦情以互用而甘者益甘苦者益苦如之何其可忘哉行役無已可以悲矣未也瞻望父瞻望母瞻望兄而生其悽惻悲矣猶未劇也念父母兄弟之恤其勞恤其死而後悲不可以絕悲不可絕而尚責其力不已憊乎嗚呼君子之使民如借重此焉耳矣

陟岵父母兄弟之情也杕杜夫婦之情也然則魏役人之

情貞於先王之世乎先王之役民也勞事而恤其勞死事而免其死民之勞以死也實父母兄弟無憂焉日月卉木之感閨中之燕婉而已矣國削民困夫婦之道苦於其役也父母不忍其子之勞兄不保其弟之死而婦人厭貧勞以忍於相棄所繇異乎嗚呼夫婦之思私也先王猶重用之而代言其戚父母兄弟之思貞也君不聞師不知子然悽愴於岵屺之上人窮反本而思以貞民其無生之氣矣誦碩鼠而知封建之仁天下無已也國無恆治無恆不治三代之季教衰政圮樵蘇其民亦或棘矣三歲貫之而君民之義絕則負耒攜帑以之於他國猶有樂土之適我廟

也居其國則其民君其國則利有其民踰疆而至者保之唯恐其不留追攝不加而授用之庭不失猶是一王之土而民罔不以叛爲罪故暴君汚吏朘削其民者民無死焉嗚呼秦并天下守令浮處其上而民非其民君淫於上執政秉銓者乾沒於廷以法爲課最吏無不法者矣以賕爲羔鴈吏無不賕者矣草食露處質子鬻妻閭土經年而僞一逃無所往也旦出疆吏符夕至稍有逃者亦莫與授田而且爲豪右之强食矣將奚往哉一日未死一日寄命於碩鼠也漢之小康二帝而已宋之小康六十年而已過此以往二千年之間一游羿之彀中聽其張弛而又申以胡

亥石虎高洋宇文護楊廣朱溫女直蒙古之幾隧天地之生幾無餘矣不亦痛乎

唐風

方憂而思樂方樂而思憂無定情而已矣故以蟋蟀之詩爲有陶唐氏之風者吾不知也古之善用其民者定其志而無浮情不慮其憂之已甚樂之已慆也然而天下已相安於憂樂鼓之舞之使之自得服耜牽車酒醴通焉肅詎以日月之不我假而思自佚乎張之弛之並行不悖思其有餘以待事起肅詎稍自釋而遽若驚乎何也憂事近利樂事近欲聖人懾納其民於利與欲也故以樂文憂而後

不迫民於利寓憂於樂而後不蕩民於欲是其民無一日之瞿瞿焉適然而已矣今曰今者不樂日月其除則前乎此者皆非其樂也又曰好樂無荒荷其樂焉而即乎荒也於憂而見樂渴而望乎甘泉吾不知其所自戢矣於樂之時而有憂且必舍樂而後得免於憂自非大利以奪其情抑將何挾以制其欲哉我故知蟋蟀之言樂非樂也欲而已矣其言良士非良士也利人而已矣以欲爲樂以利爲良民之不疾入於亂者幾何而奚望其有固情哉故憂樂相涌利欲相競相涌則一相競則疑疑而無以爲之制則瞿瞿而善警崇利以求欲也不知所止國之不亡幸也奚

陶唐氏之風云

所貴乎儉者無侈心也業已有侈心而姑從而嗇之非人之甚細者不能故君子之儉惡嗇而不欲也小人之儉欲嗇而不果也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悼不能嗇而悲之以死也然而姑從而嗇之爲利吝而已矣爲利吝而悲之以死則將苟可以死易利而蔑不爲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言莫心之瞿瞿也人有莫心音有莫響而國爲莫國故曰齊以瞿瞿爲狂晉以瞿瞿爲良莫氣流於國而國不可旦

三晉之士爲天下鄙允矣

崇利而不恤死則相奪以爲恆相奪以爲恆則互疑而不

釋夫然故瞿瞿以終年而舉足之下有寇讐也有車馬而
人思馳驅之有衣裳而人思曳婁之有鐘鼓而人思考伐
之時迭勢去自死於弱決爲他人之所竊據昌言以相勸
勉而不恥則公侯非適有國大夫非適有家庶人非適有
其廬舍妻子殆猶卽且蝤蠐之聚於一窪也故翼沃相剝
獻公之九子相吞先狐胥郤欒趙荀范韓魏相齧習爲恆
而不怪胥瞿瞿也然而晉人固以爲良也孰謂陶唐氏之
有此哉

憂之至者窺之者衆護之甚者娼之者深故劗以壘自賊
況以鑿自割俾有車馬而馳驅之有衣裳而曳婁之有鐘

鼓而考伐之天下之忌奪亦消矣未死而憂死未有他人而如他人之在其蕭牆死而不爲他人有者未之有也秦防胡而失之隴首宋防疆臣而失之塞外業已謂之他人則未審其爲誰氏之子而奚從防之故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璧無罪而懷之者罪也

不知其不可揜而揜之者愚也知其不可揜而揜之者詐也人莫不惡人之詐己而愜與詐己者親雄猜者弗能免庸庸者弗能已曹孟德疑殺異己而失之司馬懿唐太宗厚爲子計而失之李世勣豈智之弗逮哉好密謀者歟與密者亦情知其不可揜而猶謂之誠愚也於是而詐者雖

矣楊之水白石粼粼水不為石揜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又奚揜哉曲沃之君臣相慝以密而私相喜嗚呼此晉之所以多權姦也

合之易則感之也不摯合之易則受之也不驚其摯可任也其驚不可長矣綢繆束薪束之勞也三星在天見之偶也今夕何夕見此良人驚喜而悅以摯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驚以摯而不知所裁也嗚呼君臣朋友夫婦之交其合也順易則恆見輕焉其合也艱難則恆見重焉見輕而知慎見重而能自守者鮮矣太公耄而立乎文王之廷不憂其無如文王何也管仲囚而立乎桓公之廷不憂其

無如桓公何也越石父覊而登乎晏嬰之堂不憂其無如晏嬰何也故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占坦坦焉雖履虎尾猶其素也而後可以受物而不驚綢繆以束之而薪無故合乃以憂貞之不夙其亦晚矣

殫人之力而不爲之所人力殫而不恤其亡亡人之國而遂意以趨新王衍以之排牆而死況爲天子而挈制天下者乎周之東遷晉鄭焉依翼沃之事晉亦憊矣取僅存之國使之亟役之久竭其財力而奪其父母之養外迫內亟沃坐收之而周已遂而嚮沃翼之臣呼天以告其怨不可任也沃之君臣棄利而驕何望其更敦臣節哉嗚呼此桓

王所以召傷肩之辱而春秋於焉託始也豈曰無衣七兮可以無天子矣鴇羽之征人早知出此亦以沃之心爲心而不必子之衣以爲衣矣奚其存

使人樂有其身而後吾之身安使人樂有其家而後吾之家國使人樂用其情而後以情繫我也不淺進而導之以道則王即此而用之則霸雖無道猶足以霸而況於以道而王者乎故周之失天下也失之於中谷晉之爲政於天下也得之於葛生相愛以生相信以死綢繆杕杜之孤心改而興矣兼虞魏幷芮虢服蒲屈大禮雖積而卻轂因之不待教而可用也武獻之德於民也不薄矣

日月相代於前而不易其素貞時者也日月相代於前而莫能自喻奔妄者也日月相易寒暑疾徐之變有感而必感壹至者也上士自敦其天而不因天之天中士靜息以尚其事而不爽天之天淫於情者浮用其情而以血氣之遷流爲消長弗顧天矣夏之日冬之夜可感而感不爽君子是以知其用情者專壹而非淫也

過於信則靡過於不信則愎奚以知首陽之果有咎焉否也一須乎目擊而目之至也有涯櫛櫛然取人言而一再思之而實不給於治衆司聽者其窮乎雖然有道矣言之至於吾前而爲吾之臧否得失言也雖其弗然勿可遽弗

然之也言之至於吾前而爲人之臧否得失言之也雖非邪然勿可遽然之也故君子治己以天下不聽己也而亡乎愎治天下以己不聽人也而亡乎辟諫入而讒不張其過焉者鮮矣故吾將采苓而或導我於首陽也之首陽焉雖不得苓未嘗有失苓也而況乎其得苓也則諫行矣吾將采苓於人而或證首陽之有以俾我之求之也聽之求焉雖或得苓而不能繼也而況乎其固不得也則讒張矣大舜舍己而共驩之靖言無能震師或用此道與

秦風

秦無燕婉褻情之詩秦之夫婦猶正也秦之君臣父子昆

弟朋友其薄甚矣而夫婦猶正雖無道猶足以霸王而關東之國禽嬉豕聚舉天下而為一隅困亦有以夫情欲陰也殺伐亦陰也陰之域血氣之所樂趨也君子弗能絕而況細人乎善治民者思其啟閉而消息之弗能盡閉也猶其弗能盡啟也汧渭之交河山之裹天府之國民腴而血氣充又惡能盡閉哉啟之此則閉之彼矣而抑因乎其時故昔者公劉之民嘗遷矣因乎戎而駤戾未革也周之先王閉之於殺伐而啟之於情欲然後其民也相親而不競二南之所以為天下仁也逮乎幽厲之世民已積柔而慆淫繼之殺伐之習弗容閉矣秦人乘之遂閉之於情欲而

啟之於殺伐於是其民驕戾復作而忘其悄淫婦人且漸競爲秦風所以爲天下雄也故曰情欲陰也殺伐亦陰也陰弗能盡閉而君子重用之坤之初曰履霜堅冰至言啟也六四曰括囊言閉也无咎无譽其猶嗟乎雖然一啟一閉之間彊弱之司王霸之辨人心風會之醇漓大可見矣漢唐都關秦之故壞其民一也漢教近周唐教近秦而聲詩之作亦異焉西京之製夷猶婉娩雖以李陵之騷怠夫弱之戾猶然其無促絞也三唐之作迫蹙而無餘思雖北里南部之淫媟且有殺伐之氣焉故不得於周無寧於漢不得於漢無寧魏晉秦與唐勿足尚也韓退之何知以其

東鄰驪鐵之音增之以浮促倡天下於傲慢徧刻之守而爲之譽者曰起八代之衰然則秦風之製撥亦以起二南之衰與

唯不智故不仁唯不智故棄義唯不智故蔑禮何也仁義禮皆順道也履乎順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仁而天下歸之義而天下服之禮而天下敬之不世之功非常之業無取必之勢而坐獲之不爽非智者孰能知此哉疑夫順求之而不得者未嘗求之順也未嘗求之順則必疑夫順求之不得矣未嘗求之無從知之不智也未嘗求之而先疑之尤不智也故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

瞠乎覩之而不知其可履也溯洄從之道阻且長矣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也使早知此胡爲其溯洄哉然而天下不謂溯洄之賢於溯游者鮮矣嗚呼秦人收周土用周民面關以臨東國屏周而擁之以令天下先乎齊桓而霸霸宛在矣如其周不可戴也反周之舊循周之迹去幽厲之所傷洽文武之所紀御其民如輕車而率其道如故轍周之所以王者秦即以之王不待六國之熸而始帝也王宛在矣宛在而不知求逆求而不知所在典章之在故府獻老之在田閒交臂失之而孰與爲理乎無已則逆以取之四百餘年而後得尤不審而逆以守之二世而遂亡天下

怨秦之不仁惡秦之不義賤秦之無禮而孰知其一於不智也蒹葭之詩刺之早矣

囘環勞止而不得淡然放意而得之爲此說者衆矣逡之於學妙悟爲宗謂夫從事於阻長之塗者舉可廢也吾無以知放意者之果得否也吾抑無知勞止者之徒勞否也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此未嘗勞而告勞者也魚網之設鴻則罹之不期鴻而得鴻此夫自以爲得而固非得也嗚呼必如蒹葭之詩而後可溯洄而游乎周道之有轍迹而易求故也非其時非其地非其人憚溯洄之阻長而放意以幸一旦之宛在是其於道將終身而不

得乃以邀一旦之頃光矜有遇於霏微縹緲之閒將孰欺哉

即不我肯而固懷之有懷不釋而尤責其不我庸也晨風之詩厚矣嗚呼東周以降之諸侯能繫人心者秦楚而已矣齊晉之不能然而況狂以失民者乎繼晨風而作者唯屈氏之騷也知不我庸而怨然捐之何此都之必懷而欽欽以如醉邪無已爲近關之姑出與無已爲衣門之織絇與無已爲綿上之自焚與皆可以釋其憂而不釋貧不閔賤不恥屈辱而不離得其國之人心如此胡憂其不爲天下雄也蓋楚秦者不棄親而用羈病天下而不病其國者

也人心遂於秦楚而齊晉不知抑奚以示其霸哉
語有之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此非君子之言游士之以脅孱主而邀其豢者也故置夏屋之怨於不恤而秦乃以雄長於天下歆四簋而哀不飽者亦惡足與承權輿哉虛其國疲其民而以養其親仁者弗為也虛其國疲其民以養其狗馬猶有人之心者弗為也游士之視其親也相去何若而修其冠劍多其談譁矜其夸捷以娛人主於儴遑之下其視狗馬也亦無幾矣故湯之得伊尹得一人爾已武丁之得傅說得一人爾已文王之得尚父得一人爾已秦開其苟食於我者之必終以得飽也秦穆之得人得百里

奚爾已得繇余爾已奚與余國不爲無餘嗟而秦亦未嘗俾之以不飽終也是故天子而矜好士之名則天爵逞諸侯而矜好士之名則國人困卿大夫而矜好士之名則臣節虧處士而矜好士之名則士行穢無已而曰得士者昌則得明爽不食之士也非得含爾靈龜觀我朶頤之士也夏屋怨而不恤秦之爲天下雄長亢矣夫秦之不恤其怨而何爲以夏屋始邪曰此則秦人之護也夏屋以誘之來不能以困之而不得去游士不能亂吾之國而抑不能持吾之陰事走諸侯以相難坐老旅食垂死關中而游士之風爲秦人戒則其民趨實去華而益勤於耕戰君子惡秦

人之譏而於此有取焉曰此以不飽爲嗟者雖譏之可也

陳風

有澹而易足者焉爲君子易而非即君子也爲君子易是以君子獎之非即君子是以君子尤弗尚之獎其澹也非獎其薄也聊且者薄之心也吾懼夫薄於欲者之亦薄於理薄於以身受天下者之薄於以身任天下也故嚴子陵之重辭光武吾弗知之矣邵康節之不仕盛宋吾弗知之矣猶之乎王仲淹之爲隋出吾弗知之也將無其有聊且之心與是故天地之產皆有所用飲食男女皆有所貞君子敬天地之產而秩以其分重飲食男女之辨而協以其

安荷其食魚則以河魴爲美亦惡得而弗河魴哉苟其娶妻則以齊姜爲正亦惡得而弗齊姜哉厚用天下而不失其濟濟用天下而不歆其薄爲君子者無難無易慎爲之而已矣

君子無妄富亦無妄貧無妄貴亦無妄賤無妄生亦無妄死富貴而生君子之所以用天道也貧賤而死亦君子之所以用天道也以其貧成天下之大義以其賤成天下之大仁以其死成天下之大勇非其情之苟可以勝而遂樂爲之也故君子之用貧賤與死尤慎之矣苟可以勝而遂樂爲之幸其可以勝貧賤而樂貧賤也藉其但可以勝富

貴而遂樂富貴乎陳之俗偷矣雖其身心之可勝而不擇是以君子陋之而知其國之必亡衡門雖賢苟可之心猶是心夫

其貞士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則其淫人曰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降其志以從康降其情以從欲均之乎降而貞士之去淫人也無幾矣衆烏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殆哉其不以烏之欣爲欣矣雖然若陶靖節者非齊姜宋子而循無娶者也東門之池不屑漚其營麻久矣然則廬吾廬也愛吾愛也有以愛而非苟可而遠可之也乎

奚以知人之終爲禽獸也遠而已矣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共而别者别之以度乎君子舒焉小人觔焉禽獸驅焉君子甯焉小人營焉禽獸奔焉奔其心弗奔其容容所不迷而心或懲矣奔其容弗奔其音音所不追而容或懲矣奔其言莫有或懲之者矣月出之汩漸而促卽也株林之追進而子竭也箕子立其側比干死其旁無能已其奔心況泄治乎

檜風

君之得也大其失也亦大忠臣諍士之爭於君也大而後其國可爲也以羔裘爲失而檜君之失微矣卽不以羔裘

爲失而其得亦微矣西周毀東國偪王子友攘臂而睥睨之雖以高貴鄉公之才唐昭宗之志未有能救其危亡者也有主之君而衣服之絜以爲罪必其無罪也不已難乎爲之臣者其致死之日矣而豈其猶未也故聞以憂而益其思者未聞以憂而釋其思者也中心悼之而釋其思檜人之志變矣志變而翹其君之小失以謝其扶傾之無力亡檜者檜之所謂忠臣誼士也非盡檜君之罪也

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周道因人情而禮行尊人之情而不得伸而後道之喪也無餘檜亡於東周之前而三年之喪先亡此幽厲之所爲傷周道也悲夫情在而禮亡情

未亡也禮亡而情在禮猶可存也禮亡既久而情且亡何
禽之非人而人之不可禽乎魯秉禮之國也宰予學於聖
人者也忽然釋其縕結雖有可與同歸者而不樂與之同
迷而不復素冠之刺不作更何望於天下哉河北之割據
也百年之衣冠禮樂淪喪無餘而後燕雲十六州戴契丹
而不恥故拂情蔑禮人始見而驚之矣繼而不得已而因
之因之既久而順以忘也悲夫吾懼日月之逾邁而天下
順之漸漬之久求中心之縕結者殆無其人與縕結者天
地之孤氣也君子可生可死而不可忘慎守此也
忠臣之戴君非為己之無恃以存而戴之也無所恃而迫

於危亡然後生其忠愛之心何生心之已晚也彊黠者乘亂以爲利而我不能利法度圮聲援絕無所恃賴以自存於是而生其忠愛勢驅之爾悲夫西周之且亡懷之者檜而已矣檜而能如齊晉秦楚與吾不能保其漑釜之心也於溪而求魚唯患水之不濁矣於釜而烹魚唯患水之不清矣亂流而網佐饗而思嘗周之下國蔑不以周爲利者周之不亡也幾何哉故曰孝衰於妻子言踐於急難未有妻子而孝不保其不孝也急難而踐其言不保其安平也檜奪於鄭檜之臣子無能殉焉亦奚足與事周哉

曹風

奚以爲薈蔚也欻然而與欻然而止初終不相踐而面相欺也欻然而合欻然而離情窮於達旦而不能固也翳乎其相蔽而困我之視聽也棘乎其相偪而行相奪也有臣如此明主之所詧尤庸主之所宜忌矣奚以爲婉孌也詞有切而不暴也言邑違而弗能舍也約身自束而不踰分以相奪也合則喜離則憂專壹其依而唯恐不相獲也有臣如此明主之所求尤庸主之所宜親矣然而孱庸之主恆親其薈蔚而忌其婉孌欺之露而不憤困之不伸而不激奪之而不妬彼情已叛貞人流涕以謀而猶不能自決然則孱庸之主非徒其任情而失理也嬌情之所愛而愶

之矯情之所憎而愛之怦怦其不能堪而附之如漆譁甚
矣故曰孱庸之主溺愛以保姦囘遹之臣飾好以媚上非
通論也張禹傳而元帝不能伸其尊杜欽谷永庸而成帝
不能諱其過安祿山寵而元宗不能遠其儒仇士良重而
文宗不能安其寢秦檜相而高宗之刃不釋於韡賈似道
重而度宗之膝屢屈於廷其誠甘之其競下之其僭讓之
其紿聽之斂躬屏氣而思柔焉舉明君諍辟之以敬元臣
信貞士者不能過也然則庸主之保姦其矯情亦甚矣然
而終如彼者何也人能違其情之所不安而不能依乎才
之所不逮有薈蔚之主則必親薈蔚之臣才相近而弗能

其情也答魏徵之嫵媚忿褚遂良之佞人匪太宗才有大過人者徵與遂良亦惡能與鄂尉之子爭一朝之飢飽哉老聃術而已矣奚知道哉其言曰天道如張弓然高者抑之下者亢之是以知其以術與天下相持而非道也君子均其心以均天下而不憂天下之不均況天道乎鳲鳩之七子有長者焉有稚者焉有壯者焉有羸者焉有貧者焉有儉者焉有競者焉有柔者焉我知朝從上下而暮從下上是以其儀一也我不知彊以多求者之抑而畜之弱以寡求者之亢而豐之也是以其儀一也故曰天無憂聖人無爲君子無爭肩肩然取百物之高下而軒輊之而天困

矣營營然取百官之敏鈍而寬嚴之而王者億矣銖銖然取百姓之有餘不足而予奪之而君子棘矣抑者日下亢者日高而又不能不易其道是天下且均而鬭之以不均也故衰多益寡者謙也謙者德之柄也德之柄雖猶德與其去術不遠矣操柄以持天下謙雖吉君子以爲憂患之卦也

背霸非背周也甚乎其以背周也故念周者有獎霸之情焉宋之霸曹圖焉晉之霸曹入焉然則天下無霸而曹安曹曷爲其思霸邪曰晉宋之霸非郇之霸也感晉宋而思郇曹殆爲霸感也而抑不然昔者狄滅邢衛逼曹之北楚

寇鄭許逼曹之南齊桓起北郤狄南郤楚而曹安於中舍
郇伯其不能爲曹之陰雨乎曹亢宋宋乃凌之曹干晉晉
乃窮之雖郇伯其能聽曹之暱楚而背中夏乎故曰四國
有王郇伯勞之因乎霸以通於王末聞卽乎楚而求免於
霸也犯霸卽楚爲天下僇犯大難者必以其身爲僇先曹
之君子能勿憂乎力小而犯大忘本而敗羣比之上曰比
之无首凶无首而比比匪人而已故曰曹之卒章傷天下
之無霸非無霸也曹人之欲無之也

豳風

聖人之於其家也以天下治之故其道高明於天下也以

家治之故其德敦厚高明者天之體也敦厚者地之用也故曰聖人配天地無私配天廣生配地聖人之所以爲天下王也故曰七月陳王業也何言乎以天下治其家不滯其家之謂也故得其道則爲家人之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王至其道以有家六四之富非其所恤矣失其道則爲旅之初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志幽窮困瑣瑣以營之而不知卽此之取災也何言乎以家治天下不略乎天下之謂也得其道則爲節之五曰甘節吉往有尚制數立度阜財以安民無往而非功也失其道則爲豐之上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高明而脩略翔天

際而不近人情凡民之家非其家焉凡民之人非其人焉上下不相覯而凶矣昔者孔子不得於衞去而適陳絕糧於道陳之去衞非有千里之遙也裹糧不徧餱而不憂因時而行死生不惑其志斯以聖矣使爲天下圖者而然也則爲寄生之君矣昔者大禹受命治水胼手胝足經營溝洫咫尺之土升勺之水利無不盡降躬卑服忘身求利以勤天下斯以聖矣使爲家計者而然也則南畝之鄙夫矣故曰爲人君者患不廣大言其容也非言其泰也爲人臣者患不節儉言其不僭也非言其細也爲人臣而細以親利則忘乎忠爲人君而泰以廢事則忘乎仁覆天下而

爲天下之父母者其唯密乎故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去其矜高之志洗心也尊而謙卑賢而謀不肖藏也纖細不遺委曲而緻密也知密之用者乃可與民同患而爲天下王故曰七月陳王業也

古者兵農合一謂卽農簡兵而無世籍之兵也昧者勿訾疑古人之兵其農而農其兵兵其農則無農農其兵則無兵亂天下之道也夫兵農之不可合豈人爲哉天秩之矣秩之云者殊之以其才也殊之以其情也才不堪則敗情不洽則潰才不堪而情洽之猶可勉也情不洽雖才之堪弗能爲用也故欲知兵農之不可合觀其情而已矣欲知

古人之不合兵於農觀其求天下之情者而已矣七月以勞農也東山以勞兵也悅而作之達其情而通之以所必感一也然而已異矣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共焉者也而樸者多得之於飲食佻者多得之於男女農樸而兵佻故勞農以食而勞兵以色非勞者之殊之也欲得其情不容不殊也假令以東山而勞其農是泆農而狂之矣有勸農焉必不受也假令以七月而勞其兵是窘兵而罷之矣有悍兵焉必不受也如其受與則必其情農與其偸兵乎故曰情之不洽雖其才之堪而弗能為用是故聖人勞之必異其情惟其情之異而不可强也情異而才遷才異而功不

相謀古之人因情以用才因才以起功農專而勤兵專而精無事富彊而天下自競道之不易也故七月東山有異情而知兵農之分鹿鳴四牡有異道而知文武之分豈可强哉豈可强哉

有識之心而推諸務者爲有不謀之物相值而生其心者爲知斯二者可與言情矣天地之際新故之迹榮落之觀流止之幾欣厭之色形於吾身以外者化也生於吾身以內者心也相値而相取一俯一仰之際幾與爲通而浡然興矣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於今三年俯仰之閒幾必通也天化人心之所爲紹也

不毗於憂樂者可與通天下之憂樂矣憂樂之不毗非其忘憂樂也然而通天下之志而無敝以是知憂樂之固無敝而可爲性用故曰情者性之情也惟毗於憂則不通天下之樂毗於其所憂則不通天下之所憂毗於憂而所憂者乍釋則必毗於樂毗於樂又將不通天下之憂毗於其所樂抑將不通天下之所樂故曰一葉蔽目不見泰岱一豆塞耳不聞雷霆言毗也聖人者耳目啟而性情貞情摰而不滯己與物交存而不忘一無蔽焉東山之所以通人之情也周公之徂東山也其憂也切矣自東而歸其樂也大矣憂之切則專以憂樂之大則湛於樂夫苟憂之專樂

之湛所憂之外舉不見憂而矧其見樂所樂之外舉不見樂而矧其見憂獨宿之悲結褵之喜夫何足以當公之憂樂而爲爾不忘邪憂之切樂之大而不廢天下不屑爾之憂樂於以見公裕於憂樂而旁通無蔽也且聖人者非獨能裕於情也其裕於情者裕於理也吾之所急惡知天下之不見緩焉吾之所緩惡知天下之不見急焉吾之所急固非天下之所急者焉吾之所緩固非天下之所緩者焉謂宗社大而行旅之勞細謂君臣兄弟之故大而夫婦之情私然則率天下以生死於君子之一情而尚不足厭也則亦理之所固不可矣故曰不裕於理未有能通天下之

志者也嘗憂而生死不易其心然後能博以憂憂釋而功名不黯其志然後能推以樂其憂樂以理斯不廢天下之理其釋憂以即樂也無凝滯之情斯不廢天下之情誦東山之詩若未嘗有流言之懼風雷之迎也斯以爲周公矣乎

居高而不傾涉險而不危其唯無疑者乎疑者召疑者也以其獨疑而犯天下之疑疑之數不敵矣數不敵則力不勝力不勝則情不定情不定則先自傾而自危也人情歸我而疑之也必辭之辭之已甚則歸之者不得其故而益堅將必終辭之與人亦將無故而生其失歸之情而我無

以自白其心之坦夷坦夷之心不白於天下是將示天下以險也故郭子儀之得全其功名幸也何也避故也東征之士周公哀之而不以拾人心爲嫌衮衣之歸東人懷之而不以得人心爲詫承流言之餘居嫌疑之位恩結於三軍而衆戴之以父母舉無疑焉然則天下亦安有足避者乎雖然抑非霍光寇準之所能與也君子之不疑者退不爲斤斤之智而進不爲冥冥之度也光準之無疑冥冥已爾冥冥者不審於道之謂也悍妻驕子之不懲服御游宴之不節雖欲焉而不爲天下之所疑者亦未有能免者也以道爲度則坦而不冥以道爲智則知而不猜聖人行於

憂樂之塗而免於咎無他道而已矣

狼跋其胡不能退也載疐其尾不能遂也不能退不能遂身不可恃而世不可知雖非周公亦末能如之何也不能退不能遂智無與擇仁無與敦雖周公亦末能如之何也末能如之何而姑安之俟命之至而不喪其度斯足以爲聖人矣乎雖然俟命之至而姑安焉必其無可與遂而後可不遂也必其無可與退而後可不退也遂之可有功退之固有名而不懼以爲定不慮以爲靜抑其情制其容色以爲不測鎭靜之術東晉諸人以之陸沈天下而不恤又惡足與謀身世哉

詩廣傳卷二終

詩廣傳卷三

船山遺書十一

衡陽王夫之譔

小雅

知干旄有杕之杜之異於鹿鳴者而後可與言君子之情也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是操券之求也彼君子兮噬肯適我是弃名之邀也遂鹿鳴之三章而後知君子之情陶以天矣陶以天者其先之也不以名其後之也不以實故曰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彼爲子桑氏之交者且然況君子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感其已示而不希其所未示也君子是則是傚固然其則傚之而不但遙企以一當也嗚呼斯

所以爲君子之情與故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關雎之鐘鼓琴瑟鹿鳴之笙瑟簧琴以友以樂以敖莫知其所以然而自不容已以此好德非性其情者孰能此哉

資君之祿以養其親故致親之身以事其君孰爲此言殆非知道者與夫養者子事也非事親之事也以養爲親之事則將以養爲親所待於我之事是謂其親以需養爲心而以事之也君子事道小人事養故爲人子者苟以養爲己之事而不敢謂親之我需惟然則亦惡敢以親之身致之以報養乎致其身以報養抑將貿其身以求養爲人親者抑將貿其子以貴養乎身者親之身也守親之身者事

親之事而已矣親與我胥生於天地之間無所逃於君臣
之義一也故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親事
其事而有餘於我成之親事其事而不足於我補之成其
有餘故曰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補其不足故曰爾尙蓋
前人之愆嗚呼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
生亦惟艱哉詎曰以其鼎食易其菽水親心慰而我事畢
邪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四牡之以勸
忠也卽以爲勸孝也先王不忍以需養之心勞人之子人
子而以需養之心上承其親亦異乎先王之所求矣
元化無悁急之施君子無迫切之求然而萬物之才盡天

下之情輸焉非知道者弗能與也易曰雷雨之動滿盈宜
建侯而不甯建侯而猶不甯者亟動之報也不甯而建侯
以甯之不動以己而後濟天下之險也故以悁急而盡天
下之才則天下之才疑以沮以悁急而盡天下之情則天
下之情躁以薄非知道者而以求益於天下益天下以險
而已矣風之喧日之和雨之浥百昌乃以燀其榮華而不
吝儀之潤度之溫相感之微藹心乃以勸於醻酢而不疑
故君子觀於春而知雷雨之盈可乍而不可頻也駪駪征
夫每懷靡及雖靡及焉無終於迮切以求天下也六轡如
濡潤也如絲微也其沃暢也其均和也周爰以咨而盡天

下之才情悁急之情平矣

能爲兄弟之閒者非友生也實沈臺駘之變袁譚袁尙蕭繹蕭紀之搆貞人摰士固嘗涕洟道之而不可挽矣釁隙之成妻子臧之僕妾挑之者不可勝道棠棣之詩頡頏於兄弟友生之閒而酌其豐殺不以姤妻逆子黠僕嬖妾之讒毀爲憂而歸咎於友生何也弗豫擬於不肖之途而援以可任之咎君子詞也申生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然且僅爲其世子而不足以孝矣況斥其私昵之蠱逐過以自旌而激其不相下之勢哉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唯其爲君子詞也

古之爲道也有恆貴有恆貴斯有恆尊矣有恆尊斯有恆親矣有恆親斯有恆學矣有恆學斯有恆友矣類之以爲尊也尊之以爲親也合之以爲學也學焉以爲友也故友而三善備焉學以尙賢尊以尙秩親以尙愛講習居遊之中人紀備矣尊所不足以學匡之親所不足以學惇之學所不足以尊親勸之國無異敎士無曠心蘊求師而榮友善者不舍其族姓姻黨而得之學不勞而敎一嗚呼盛矣故封建者井田之推也學校者封建之緒也道參三而致一故曰一以貫之也旣有肥羜以速諸父族姓之友也旣有肥牡以速諸舅姻黨之友也君子無道廣之交野人無

越疆之好俶詭佻蕩之士不登於麗澤然則雖有莊惠綦游之淸狂儀秦睢澤之譎枝亦惡足以立朋黨而敵異同哉政圮於國敎衰於學敎衰於上友居於下鄒魯之羣居聖賢之弗獲已也

聖人之於物也登其材不樊其質是故人紀立焉於人也用其質必益以文是故皇極建焉材者非可以爲質也質者非可以爲文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苟異於物而人紀立矣君子之以審人道而建極者不在是也草木禽獸之有材疑足以爲質矣而未足以爲質者資於天而不能自用也故天均之以生而殊之以用野人之有質疑亦有其

文而未足以爲文者安於用而不足與幾也故聖人善成其用而不因其幾生天也質人也文所以聖者也禁於未發之謂豫節於欲流之謂和審微以定命之謂神變化以保和之謂化卽事而精義之謂聖故聖人之道因民之質而益焉者莫大乎文文者聖人之所有爲也天無爲物無爲野人安於爲而不能爲高之不敢妄躋於天卑之不欲取法於野人下之不忍並生於草木而後皇極建焉皇極建於上而後人紀修於下物莫能干焉至哉其爲文乎故曰日用飲食民之質也君子之所善成不因焉者也因其自然之幾而無爲焉則將以運水搬柴之質爲神通妙用

之幾禽其人墨其草木而人紀滅矣是以君子愼言質而重言文也

論禦夷者曰周得中策漢得下策是周漢各有一成之策也我有以知其未知策也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守也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戰也夫禦夷者誠不可挑之以戰而葸於戰以言守則守之心先脃矣誠不可葸焉以守而畧於守以言戰則戰之力先栲矣抑以戰爲守以守爲戰而無固情也故善禦夷者知時而已矣時戰則戰時守則守時戰則欺之而不爲不信殄之而不爲不仁奪之而不爲不義時守則幾若可乘不乘而不爲不智力若可用不用而不

爲不勇采薇之詩迭言戰守而無成命斯可以爲禦夷之上策矣責漢武之亟戰猶夫責漢高之不戰殆夫救焚拯溺而爲之章程也與

往伐悲也來歸愉也往而咏楊柳之依依來而歎雨雪之霏霏善用其情者不斂天物之榮凋以益己之悲愉而已矣夫物其何定哉當吾之悲有迎吾以悲者焉當吾之愉有迎吾以愉者焉淺人以其褊衷而捷於相取也當吾之悲有未嘗不可愉者焉當吾之愉有未嘗不可悲者焉目營於一方者之所不見也故吾以知不窮於情者之言矣其悲也不失物之可愉者焉雖然不失悲也其愉也不失

物之可悲者焉雖然不失愉也薄天下以廣心而不奔注於一情之發是以其思不困其言不窮而天下之人心和平矣言悲則悴以激言愉則華以慆元稹白居易之二率天下於褊促宜夫杜牧之欲施之以刑也

征婦閨中之怨怨之私者也盛世之音無怨而錄征婦之怨被管絃以奏之廟廷何取乎曰斯以爲盛世之音也盛世之怨舍此而無怨焉耳故南之有卷耳殷靁也雅之有出車杕杜也鴻雁作求爲此詩而不得矣是故忠臣之憂亂孝子之憂離信友之憂讒愿民之憂死均理之貞者也而不敵思婦房闥之情下直者其上必枉議論多者其國

必傾非議論之傾之也致其議論者之失道而君子亦相爲悁急則國家之舒氣盡矣怨者陰事也陰之事與情相當不與性相得與欲相用不與理相成與女相宜不與男相稱逐情之動於性逐欲之幾於理逐婦人之懷於君子則陽爲陰用而國惡得不傾乎故天地之閒幽昵之情未有屬而早已充矣觸鏬而發發乎此而竭乎彼矣先王知其然順以開其鏬於男女之際而重塞之君臣父子朋友之閒乃以保舒氣之和平舒氣之和平保則剛氣之莊栗亦遂矣先王調爕之功微矣哉故知陰陽性情男女悲愉治亂之理者而後可與之言詩也

曰衣食足而後廉恥興財物阜而後禮樂作是執末以求其本也執末以求其本非即忘本也而遺本趨末者託焉故曰衣食足而後廉恥興財物阜而後禮樂作營商之託辭也夫末者以資本之用者也而非待末而後有本也待其足而後有廉恥待其阜而後有禮樂則先乎此者無有矣無有之始且置之可以得利者無不為也於是廉恥刓而禮樂之實喪迫乎財利盪其心惂淫驕辟乃欲反之於道猶解巨艦之維於三峽資一楫以持之而使上末繇得已且夫廉恥刓而欲知足禮樂之實喪而欲知阜天地之大山海之富未有能厭鞠人之欲者矣故有餘不足無一

成之準而其數亦因之見爲餘未有餘也然而用之而果有餘矣見其不足則不足矣及其用之而果不足矣官天地府山海而以天下爲家者固異於持贏之賈積粟之農愈見不足而後足者也通四海以爲計一公私以爲藏徹彼此以爲會消息之者道也勸天下以豐者和也養衣食之源者義也司財物之生者仁也仁不至義不立和不浹道不備操足之心而不足操不足之心而愈不足矣奚以知其然也競天下以漁獵之情而物無以長也繇此言之先王以裕民之衣食必以廉恥之心裕之以調國之財用必以禮樂之情調之其異於管商之末說亦辨矣故舜之

歌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豳豫春容而節之
以其候人相天以動而不自知斯南風之所以阜也故魚
麗之多也嘉焉耳其旨也偕焉耳其有也時焉耳嗚呼此
先王之以廉恥禮樂之情為生物理財之本也奚待物之
盛多而後有備禮之心哉
萬物之交必以其氣相致也必以其情相攝也必以其物
相求也故有嘉魚而後罩汕集維其物也有樛木而後甘
瓠纍維其氣也有艮蔭而後翩鵻來維其情也君子之酒
不妄施嘉賓之燕不妄受也猗與人道得萬物之艮惟斯
而已矣或不揣而廣之曰均生也而氣無異均氣也而情

無殊均情也而物無擇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其命上可交天帝下可以偕乞人然後其慈圓其悲宏其喜廣其捨搏行於異類而無礙也悲夫吾知其施習於毳氈之窪引蔓於童山之麓翔集於惡木之叢也

三代而下有愛天子者乎吾不得而見之矣汲黯之誠情未浹也魏徵之媚機未忘也天子曰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是附其所自顯者而已矣士曰吾幼之所學者待君以行也是依其所與行者而已矣君子曰臣之於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閒者也是猶其不可逃者而已矣然則三代之臣胡爲其愛天子邪露之降也無所擇於蕭無所擇於非

蕭也澹然相遇而不釋而已厚矣蕭之於露也無所得於露無所失於露也感於相卽而已浹矣故古之君臣猶是也諸侯之於其國自君其人自有其士矣非甚有罪天子不得而奪之非大有功天子不得而進之不得而奪之則忘乎畏不得而進之則忘乎求進無所求退無所畏道不待之以行功不待之以立位不待之以崇行其所無事而笑語相存燕樂相友亶以適其相交之情故曰旣見君子我心寫兮夫孰不有笑語燕樂之情而思寫而先王之於其臣僅用此焉則和樂之無畛亦固然矣故以分義言君臣者未足與言仁也古之君臣如父子焉如朋友焉如愚

婦之於其君子焉無求焉耳誠無求也何所望而不慰何
所挾而相疑則又惡論其可逃與否哉嗚呼羈士孤臣七
尺之身樂與草木同腐而欲與刀鋸相親彌年殫世而不
釋君於懷者其卽此蓼蕭之情乎非有所求而非有所畏
也
豫人道之大者也舜之事親瞽瞍底豫豫而已矣豫之四
曰勿疑朋盍簪盍其簪而天下不相叛人親其類而禽[illegible]
息矣嗚呼父子之能豫者吾見亦尟矣況君臣之際乎雖
則摯摯則之生死而不忘有蓼蕭湛露之樂而後有黍離
之哀有黍離之哀而後知蓼蕭湛露之樂也故唯其有誠

豫也而後有誠戚三代而下誠戚者有矣未嘗聞其有誠豫也上棄禮而下猶未喪其情然而微矣屈平劉向猶宗臣也顏見遠非大臣矣鄭思肖謝翶非臣矣東湖樵夫非士矣疏者戚而戚者之疏可知矣誠戚之屢降而濒亡也誠豫亡而君道毀誠戚亡而臣道滅人固不親其類而禽氣通吾惡足以知其終哉

古之求賢也迫而期於賢也緩期之緩故賢得以抒其道後之求賢也緩而期於賢也迫期之迫故回遹得以徼功而賢者隱矣夫賢猶粟也不得食則餒餒則求之也弗能一日待也食之而充然則意亦歆然矣歆然之情卽在於

充然之頃而不計其餘功然而榮已滋衛已實耳聰目明手捷口便而莫匪其功相養以終身而無一旦之腴澤是元氣之徐盈而不覺者也故古之求賢者情注於相見之有日而意得於相見之一日旣見君子我心則休此之謂也求賢而得之得之而相樂以有儀則其心自此暢矣過此以往德者以德道者以道功者以功言者以言皆其所未嘗計也若其施之以禮責之以德施之以秩責之以道施之以職責之以功施之以祿責之以言則是竊天之榮寵而以貿人之才也貿人者得其可貿之人而已矣於是而范雎蔡澤婁敬馬周之流輒以其小辯而試人之國試

之而得功名已陋況乎其試而不得則公孫彊主父偃鄭注亂亡之徒進矣故與其期之也迫不如其無求之也李沆曰吾不用梅詢曾致堯以報國謂其徼功之迫也未至於菁莪之化者守沆之道猶無失也

名與實非易乖而有者也集天下之大功斂天下之譽望匪周公弗勝然且召公疑之疑之者思以保周公之功也故集天下之大功者恆辭天下之譽望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師者將帥之道也容畜者無所擇於淸濁而不必譽望之歸也故閫外之臣不聞淸議獨行之士不列帷幕非徒以消盈而崇謙也香不同薰花與蘼並味

不同甘蜜與葱違閫外之臣獨行之士各從其類而定互相爲用而雜矣嗚呼收疆場之功者而必欲致獨行之譽望以爲名知其必薄於功矣抑知其未有得於名矣是故王者以功使功以名使名養功於篤厚而植名於清素亦各從其類也已吉甫振旅而借譽望於獨行之張仲畢名實而兩獲之以爲榮後世功名之士以浮名隕獲也自此始矣祭遵之以雅歌殖也沈攸之之以長吟覆也岳飛之交游題咏以益姦臣之忌也移儞武之志於素流惡足以終其事哉君子立公論於廷而武人參之大臣捍社稷於外而一介之士持之元老載震主之威而借淸流之重以

攬大名而收之皆非國之福也為人臣者弗戒而歌咏以助其聲光宣王中興之不永槩可知已

傳曰兵不戢將自焚戢者有戢事無戢勢也量其不可勝無如姑俟之量其不必勝無如姑已之戢也弗俟弗已不可勝然後懾以沮不必勝然後無據以返非戢也飛隼戾天而天終不可戾然後亦集爰止焉何止之晚也方進而退其退必驚挾退心以進其進必疑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豫立一可生可存之地而姑試之死亡之中其得死亡者什八九矣故君子之於兵甚惡其為隼也其靜也如山其動也如川當其如山而天下畏當其

如川而天下蘇畏之者義也藏義於仁也蘇之者仁也成仁於義也故曰仁義之師也欻然而飛無所獲而止周爲飛隼楚且爲罻羅以待其窮何怪乎熊通之王也

恩天下者先近而遠者待之知其力有餘而且見逮也威天下者先遠而近者憚之知其力非不足而姑矜我也故雖有寇賊不先□□雖有叛臣不先寇賊征遠之兵先北後南討寇之師先四方後畿輔序也劉裕終廣固之役建業雖虛甫旋兵而盧循即潰知序故爾況其中之未虛者乎故仁者親內者也內親而外望恩外親而內先怨矣義者震外者也外震而內知威內震而外猶億其中之未甯

也故伐玁狁而蠻荆威藉伐蠻荆壓蠻荆覆蠻荆玁狁覩之猶剔首之一吷耳且夫叛臣之叛恆因乎寇賊寇賊之起恆因乎□□爲所因者肺腑之積戾也因之者膚肉之暴瘍也奪其本坐消其末兵刑加於異域而宇內弭其逆心人紀順王道立矣爲所因者情無可原衆亂皆其亂也因之者惡有自陷亂弭則自弭者也不先以威君子之所以自反也君子之自反施之叛臣施之寇賊而不施之□□施自反於□□而深求之內寇殆夫孱子之制於悍僕而日撻其童豎童豎已長而愈不可制乃以成乎悍而毁其家愚者且曰毁我家者果童豎也惜乎昔之撻之未力

也垂危亡而迷其序不已哀乎漢武帝之德也挾南粵王首以驕匈奴匈奴何知有南粵哉浸令知之愈知漢之所威者止此而已故曰薄伐玁狁蠻荆來威庶幾知序者與齊桓收孤竹之績而取陘亭之成唐昭修晉陽之憤而貽汴梁之纂南北殊地文武殊用口夏殊倫張弛殊權仁義殊施有天下者斂民之粟疲民之力貿民之死亦致之塞北以爲民爭人口之界而可矣猶夫仁人之恩致厚於九族而天下不得議其私也

善憂者以心不善憂者以聲憂以心者其情固定之方中是已熸於狄而若忘其滅野處不甯而若忘其徙油然生

其新心而弗糾繆侂傺以損其神則情自此動矣憂以聲
者其志蕩鴻雁是已昔之哀鳴而今猶爲之哀鳴也是以
時不可宣驕而猶見乎宣驕也吾不能保其驕之不宣矣
懲大貧者生大吝怨大勞者思大逸志乎大逸而將之以
大吝其爲驕也奚辭焉已驕而不自知辭驕之名而相競
則父子昆弟姻婭友朋交自謂哲而謂人愚和平之道喪
而忮害之事起矣嗚呼喪亂未終將來不保含其永懷而
爲痛定之驕若長夏修塗渴以赴泉而爭其瓶綆瓶不贏
而泉不泥者尠矣故多方之誥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
室不睦爾惟和哉周公以是知殷人之不足興也和以勸

其聲不傲忘怨以趨新其聲不弁衞之所以終焉允臧也競於室者忘於戶戚戚於故悲者失當前之慮周之民其欲究安此宅也不亦難乎易世而割再世而遷有先券矣習於粒食不知粒食之甘也習於平世不知平世之樂也習於治朝不知治朝之盛也有所不足而後知其不易焉雖然其知之也亦僅矣哉依其燎閭其鸞觀其旂出乎亂餘而影爲之靜心爲之蘇也厲王流彘以前百爾君子知此之爲美而胡弗競以保之宣王千畝之後百爾君子勿忘此一旦也周至今而不亡也可矣得之也不易甘之也不迷心已蘇慮已釋小功小名小利之情藹然復生而不

憾其始則此一旦者遂爲千古不易之一旦也悲夫
不能保我友敬而讒言不興也庶幾乎讒言興而我友勿
忘敬也則庶幾乎我友敬而讒言不足以興矣公道明斯
君子之敬行焉小人張斯君子之敬立焉君子之敬也以
立也非但以行也讒言其興乎勿問可矣范滂懲心於三
木而不忍迪子以善胡爲其自恕也故君子於世而憂讒
則必於己而謀敬於己而謀敬則不於世而憂讒且夫讒
之所自興無一有不可自恕者存乎甘陵無爭權之實則
甫覽之釁不張文饒無大戎之餌則吉閔之機不發文及
甫之狂書不逞則章蔡之羅織無資汪文言之招攬不宣

則崔魏之虔劉無據故君子之敬也敬聲笑焉敬筆舌焉敬衣履豆觴之節焉敬姻亞交游之間焉敬書傭弈客騶人童子之出入焉乃以無憂於譏也吉凶之故通塞之機生死之樞宗社生民之禍福咸係此焉可勿愼哉可勿愼哉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時也魚在于渚或潛在淵亦時也夫天下之萬變時而已矣君子之貞一時而已矣變以萬與變俱萬而要之以時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大無不括斯一也時之變不可知也欲知其不可知意者其游情以測之乎君子所惡於測道者無有甚於游者也老子曰反者

道之動游也於其在淵而測其于渚於其于渚而測其在淵也莊周曰緣督以爲經游也不迎之淵則不失之渚不隨之渚則不失之淵也嗚呼與道俱動則豈有能及道者哉逐道俱動而恒躡其末塵亦窮年而未窺道之際矣故君子之時君子之一也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括天下之變而一之以時則時乎淵而我得之淵時乎渚而我得之渚矣惡乎游而不歸惡乎動而不靜哉是故君子之與道相及也一者全而萬者不迷也其大專一而已矣期之於淵雖或於渚而不恤也然而又已潛於淵則得之也期之於渚雖或在淵而不慮也然而又已在

于渚則得之也故伯夷以清爲淵伊尹以任爲渚曾子以忠爲渚仲弓以敬爲淵胥得也善學孔子者學四子而已楊雄王通游於淵渚之閒遯世而不得也宜矣夫嘗見求魚之子旦于淵夕于渚方于渚旋于淵惑於其所偶在而與之相遯有不爲天下笑者哉何居乎聃周雄通之不窮也

王者以天下爲家能舉天下而張之乎不能也能昵天下而恩之乎不能也苟其不能則雖至仁神武而固不能也故渙者無私之卦也而曰渙王居无咎張之弛之恩之威之先行自近渙乎王居而固非私也若夫天下則推焉而

已矣是故天子爪牙之士張之以張天下者也有道之天下必親其爪牙之士恩之威之咸使無怨而天下之怨消爪牙之士呼祈父而怨之周之不足張而爲天下怨笑辭哉昔者厲王之亡非有戎狄寇盜之侵也非有疆侯偕逼之患也民散焉耳以天下之主舍其故都而流死於彘猶獨夫焉無亦惟是肘腋之不相使而讟叛中發也故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周泉也非池也其中不竭頻無有能涸之者矣胡宣王之踵其覆而不改其轍邪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夏以文德受天下於揖讓必競其室而後大競於五服況商周之以武興者乎又

奚況夫郡縣以還之一人孤治萬方者乎唐悉天下以爲彍騎而唐乃無彍騎宋悉天下以爲禁軍而宋乃無禁軍恩不能接威不能覃萬方無所比附因累而相親其無事也如忘其有事也如驚卽有遐陬疏分之忠臣方意天子之自有其羽翼而不須己也而孰知其子然以居者星旂豹尾之下率悠悠名姓不通之傭保乎故曰王者家天下有家也而後天下家焉非無家之謂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無過感也過感者非但以淫泆敖辟爲邪也惡惡而悁好善而溢背過已故鹿鳴之好賢不能如白駒也執之固求之迫繾綣於須臾危疑於離合

情爲之盡而忠爲之竭舉好賢者未有能過者也然而奉
世之意見矣上愈遠之下愈邇之上愈忘之下愈念之和
平之事而加之以哀思之情上有以激之也嗚呼胥天下
之賢豪爲張儉死兒童走卒之無知而讙呼抃舞於司馬
之輿前有激之者矣而和平之氣已無餘於人心矣
合天下而有君天下離則可以無君矣何也聚散之勢然
也聚故合同而自求其所宗如枝葉條莖之其爲一本也
一池之萍密茂如一然而無所奉以宗焉者生死去留之
不相繫焉耳故王者弗急天下之親己而急使天下之相
親君道存也士相離則廷無與協謀民相離則野無與協

守悲夫黃鳥我行其野之離也幸夫白駒之猶合也是以周末失士而失民也白駒之賢者上無能庸之抑無能畱之士失矣而猶未失者何也士猶相親也此邦之人不我穀焉昏姻之黨不我畜焉則不待叛離於上而民已莽矣已爲莽而望其如葵之蔭趺也雖有膠漆之術繫而合之而死生相迫恩怨相尋未有能台之者矣故士惟相親則彈冠躡履而親挂冠織絇而親褚衣刑冠而親無之而不親上不得有士而士猶有君也民惟不相親則利害相奪而不親患難相共而不親分誼吉凶相屬而不親民不自有其親而固不知上之可親也失士者亡失民者潰黃鳥

我行之詩作周之潰也不可止矣而靳之乎亡者士留之也世臣椓處士橫楊墨莊惠申愼之流鬻智以爲道儀秦衍茂睢澤之徒含蠱以爭利而後其亡爲不可瘳王澤之靳以失士爲極矣

老子曰赤子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夫誠其不嗄也則何如其無號也若夫旣已號也則如何其不嗄也不禁其無故之號而姑已其嗄無足以嗄而號若其未號觸物必感無心以任喜怒斯其爲道小人恆用之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非謂恃其赤子之心而爲大人也

故君子之於小人皆可使也皆可化也有僻才者任其才

而才足用矣有固惡者革其惡而善亦固矣然則孰爲不可使而不可化者乎則惟無心而無恆者乎彼爲嬰兒吾亦與之爲嬰兒非老氏之徒不能故君子無不可任無不可教而特無如嬰兒何也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是嬰兒之喜怒也是無心之感也是號而不嗄之情也而惡乎使之使之以善亦且善矣其善不能自保也則又惡乎化之方相爾矛化之以相醻而彼固無難相醻也雖以堯爲父爲兄未能如之何矣故曰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善且無不爲而況於惡乎將欲使之必爲其所惑將欲化之必爲其所欺進不可使退不可化小

人之惡於斯極矣。乃且曰和之至也老氏之以愚天下而俾失其心亦酷矣哉故曰性曰定心曰生命曰受非赤子之任也赤子者性含於希微之體心乘於食色之動命未凝於物則之充有喜怒哀樂之發而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定體蓋不保其爲矛爲𧄼也奚其和

雩甚於微溫雨淫於午齊病不起於小蘇患不瘳於聞言而悅故古之大有爲者用賢也重聽賢也重親賢也重武王既定天下乃北面以受丹書於太公何其不夙也有浮喜者有浮怒者也有遽從者有遽違者也賢君甚愛其情賢士甚愛其君之情無遽焉耳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弗亟

去之而尙爲之謀道窮而志挫宜矣執君子之仇仇而亦不力也則執小人之不力而亦仇仇也君子憤其不力而弗屑其仇仇小人利其仇仇而不恥其不力則小人親而君子疏必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尙奚待哉

旨酒醻之嘉殽將之遂可以洽鄰而云昏姻乎然而鄰洽矣昏姻云矣淑人貞士惡得而不獨也夫以飲食燕樂之給而合以飲食燕樂之不給而離此瑣瑣之姻亞離之以居而未嘗不適淑人貞士胡爲其쭂邪君子之自重而量物宏也以利連物物因其利則君子懼矣無利以連物物睽其情則君子戚矣彼非必有瓦解之勢猶是可連而合

也失之於乾餱而虧替其情如之何其弗戚也此之弗戚
則於陵仲子之餕陳師道之涷也君子不忍爲矣
有道之廷不諱過過則相懲相懲以相勸不以言爲恥也
無道之廷不諱惡暴而不恥舉而委之於口耳不以恥爲
恥也幽王之詩不諱甚矣天子之嬖御斥其姓字而縣指
宗周之滅虢舉六卿目言其豔煽父不能施之於子者而
臣極道之宮闈而無所避忌亦紋矣哉懲之弗懲焉恥之
弗恥焉進不以其言爲改退不以其言爲罪貞人愈激淫
人愈怙而生人不昧之心其餘無幾矣嗚呼貞淫者非相
對治者也烈膏火而投之以水益其餘而已然則爲繁霜

十月之詩者其爲忠也不亦過乎屈原之懷亟不忍以鄭袖子蘭出諸口君子猶曰原忠而過矧原之所不忍者哉惟天運大化而不與聖人同憂故降罰於亡國之君而不恤其民祉降罰於亡國之臣而不恤其情理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處亂世羅危禍者之所欲問天也然而天不以眨其仁愛行其命焉耳故曰莫非命也善而不佑忠而不咸愼而不免雖然亦莫非命也莫非命則莫非正也是以聖人處豹天處泰天不必如聖人之擇聖人不能效天之斷效天之斷而無擇自以爲聖人而疾入於狂故聖之法天也以擇賢之法聖也以擇自好者之法賢也以擇擇而屬

其約不慕其泰聖希天賢希聖自好者希賢勿求似而後似也

抱孤心者無以達其孤鳴故人可與忘言而不可與言也奚以明其然邪夫人上而有親中而有身下而有其妻子能疾抑其情而末之恤乎曰不能也上而有親將以孝也中而有身將以愼也下而有其妻子將以成乎保家室之令名也能謝其周旋顧恤之非道乎曰不能也上違其親以事君而忠不見所中捐其身以立功而績無可效下忘其妻子以恤天下而天下不聽能使之觸藩以困而不厭然返乎曰不能也履此三不能之勢而與天下爭可否豈

曰匪舌是出雖出其舌塊肉而已矣若夫可與言者則必不待言也故曰不可與言而可與忘言也雖然豈以其孤鳴之不伸而可謂無孤心也哉豈繄無情情自喻也豈繄無道道生心也豈繄無成毁焉而有其全亡焉而有其存與腐草荒煙滅以無餘而有其與日月爭光者焉相與言者不能喻相與忘言者喻之也嗚呼抱孤心而得忘言之和者尠矣伯夷不得之於姬呂陶潛不得之於雷周矧夫謝翱鄭思肖之穫落者乎雖然苟其有孤心雖無與忘言者可也

不善有自積也非必疾棄其君親而樂捐其廉恥也雖亦

嘗有所不避孔棘且殆亦其果無所容也私亦嘗有所不恤曰予未有室家前此所爲固不爲室家營也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抑豈非敬身之道哉然而君子甚疾夫有道之可託而遽託之也託於道以爲名避難恤私以爲實避難恤私以爲名而醉飽柔曼寸絲粒米之保以爲實逮乎此則雖畋爾田宅爾宅安寢行遊不逢惡怒而亦難挽其棄君親捐廉恥之心然則鼠思泣血以往抑揄婣笑以歸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彼將曰吾以敬吾身也敬吾身不容不畏也嗚呼鼠思泣血者可抑揄婣笑以揜其口天之鑒觀其可揜乎則可謂知畏者乎蔑論敬矣君非其

君親非其親廉刓恥蕩天不爲揜而後不善之行以成雨無正之詩人所爲釋小人而疾夫自詡敬身之君子也中夜之所思及明而欲就之道路之所聽入門而欲徵之佔畢之所得釋卷而遽試之與會之所激觸物而求成之歆利以居心名義以將之俄頃之所安終始以守之匪已之所能任委諸人而不量以責之匪心之必非不自我而極情以擿之八者十無一成而百有千僨天下之爲謀不出於此者尠矣我視謀猶亦孔之邛爲是也

欲寡其過則唯恐日月之不遷也欲集其善則唯恐日月之不延也爲小宛者悼犴獄之不免庶幾寡過而以令終

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胡爲乎若將挽衰亂而置之與竹柏不怨凜冬而欲其徂君子不戚賤貧而冀以死謝之道存焉耳人之廹我以險阻也可以貞勝者也天之俾我以日月也不以險阻而賤者也天自有其寶命吾自有其恆化無可爲而無不可爲所愛非死而不以死爲息肩之日道無所不盈耳目心思無乎其不可用故曰君子愛日岸獄之日而不喪其可愛况其他乎如小宛者而後君子作聖之功得矣不僅以寡過而免於禍也

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不知其爲義也故夏臺湯之義也牖里文王之義也流言周公之義也陳蔡孔子之義也君

子不謂命矣惠迪吉從逆凶惠迪而宜吉從逆而宜凶禰威大明之天下義從乎此夫之所宜人莫能而不宜之矣哀我塡寡宜岸宜獄塡寡而宜岸塡寡而宜獄智力相取之天下義出乎此人以爲宜未嘗非天之宜矣當世之所宜吾必有宜焉者義在死乎義在亡乎義在集木臨谷以全名而安身乎苟不以岸獄爲宜則將以死之亡之集木臨谷以全名而安身爲非所宜矣君子之於天下也猶川之於水也無乎不受也不拒其濁而恃有以澄之也是故安命不如知義樂天不如盡性故曰爲小宛者作聖之功也

治不道之情莫必其疾遷於道能舒焉其幾矣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不舒而能惠者尟也矣以明其然也情附氣氣成動動而後善惡馳焉馳而之善曰惠者也馳而之不善曰逆者也故待其動而不可挽動不可挽調之於早者其惟氣乎氣之動也從血則狂從神則理故曰君子有三戒戒從血之氣也六腑之氣剽疾之質速化而成血挾其至濁而未得清微者以乘化而疾行於官竅之中濁故不能久居而疾未能清微故有力而剽是故陰柔也而其用常很很非能剛也迫而已矣血者六腑之躁化也氣無質神無體固不能與之爭勝挾持以行而受其躁化則天地清

微之用隱矣清微之用隱則不能以舒重濁之發驚則觸於物而攻取之也迫其能舒也則其喜也平其怒也理雖或不惠末之很矣其不能舒而迫也則其喜也盈其怒也憤很於一發未有能惠者也末之能惠而欲遷以之惠清剛之不勝久矣是故欲治不道之情者莫若以舒也舒者所以沮其血之躁化而俾氣暢其清微以與神相邂逅者也古之君子食不極味目不極色耳不極聲居不極安大陰之產不盡其用六府之調不發其剽疾弱其形微其氣逕其神勿益其陰所以豫養其舒也聖狂之效早決於此矣不道者之故未有此也遠乎其方很而姑舒之猶有瘥

焉其亦端本淸源之治與亟而以道爭之抑末矣
持威福之柄而淫用之抑豈其心之所欲哉無故而爵人
賄也無故而刑人妒也至於天子崇高富貴無可妒而賄
不能歆則亦無所利而淫用其威福故使天子而能自操
其威福雖幽厲不當者尠矣君子如怒亂庶遄沮不憂其
淫於威也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不憂其淫於福也無道之
君爲天下毒以其威福從人而已矣媚之以小竊之以大
捐己而殉匪人之欲撫心而未有據舉祖宗熏沐之禮償
貪人衣履豆觴之資非其祉也剖賢士之心椓貞人之體
爲譖人專威竊柄之謀非其怒也嗚呼生不道之世欲以

其生死貴賤聽幽厲作然之喜怒而不得僅寄命於微尷
之鄙夫斯有心者所爲牢愁而不釋也而周之亡速矣
王以之衰霸以之興後世以之崛起爲天下君世愈降道
愈偷生其間者愈蹙矣周室亂王化不行忠厚之澤斬谷
風之刺興焉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而
上下離臣友散周室不可爲矣晉文以之而渡河棄秦舅
犯測之臨河而辭然而霸矣而猶未足以王也漢高以之
醢越葅信繫何於請室張良測之絕穀而逃然而終爲天
下君傳祀四百嗚呼自是以降晨加膝夕推淵無不爲已
利在則讎親利去則親讎無不用已唐末定四海而劉文

靜亟誅宋末一九州而石守信早廢待狡兎之死而烹走狗抑成虛語圖之惟恐不先豈緊谷風其爲飄風乎盡心以事人者游羿之彀中而不保其旦晚悲夫

世無足與言情大德而不爲怨者尟矣雖然抑何傷君子之厚哉導長者於迷先之矣拯溺者於淵捽之矣調病者於食損之矣先而不爲不悌捽而不爲不仁損而不爲不惠君子之通德也先之而忿其傲捽之而忌其淩損之而懟其吝小人之遽情也弗獲已而聽焉時過事已殭傲貪饕之無所抑芽茁而生枝蔓而引怨之相尋名義不能裁鬼神不能懲矣君子奚不早計而酌於施以減怨乎其弗

早計也以君子爲愚可也以德自盡以愚料人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君子之於小人樂吾天焉耳矣谷風之怨可以勿恤矣

缾罍一酒也挹注焉爾父子一生也繼成焉爾善言父母之德者不敢侈而他言之生而已矣天地之大德曰生凡爲德者莫匹其大故曰昊天罔極生之謂也是故知其道而後可行知其義而後可盡非事親之謂也知事親之道而後不匱知事親之義而後不愚節文斯之謂也學知之事不給而困勉之路絶故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無所容其勉也乃或曰學而後知父母之與我爲一身非知孝

者之言也誠學而後知父母之與我爲一身終漠然其不相爲一也矧此之一者不假學而固知之孰能爲瓶之所挹非罍之所注哉故學者學其節文而已若夫子之心事其親無當然也無道也無所以然也無義也理行焉而非道性安焉而非義傳曰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而況於父母乎

父生之母鞠之拊之畜之長之育之顧之復之出入腹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亦尤勤矣夫人尺寸之膚皆吾身也而厚以愛之則成乎其細人矣壹致於性而已矣天施之地生之地竭其力以爲之造勤以承天而以奉天之性地

無成於性也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言致一也致一者爲天不以勤於生物爲德也故母之德罔極也父之德尤罔極也道莫貴於一德莫大於生生莫尊於性養不可以伉性誠不可以伉生用勤不可以伉致一古之知禮者父在而母之服朞崇性以卑養專生以統成主一以御衆之義也父之德罔極也母之德亦罔極也罔極云者非懷惠之謂也父施之母承之無成而代有終勤勤乎承陽之施而不息是固大有功於父而德亦與之配矣故知禮者知此而已矣知禮者知生者也知生者知人道者也知人道者知天者也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

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詳言母恩而重父兮生我以加乎其上其殆知天者與不知此者懷响响之恩以爲孝鄙人而已矣鄙人之爲道甘食悅色而止悅色而不知裁故昏姻之不正而知有母不知有父不知有父者不知誰何而爲之父也甘食而唯養之懷故專乳哺之恩而推以厚慈其子厚慈其子者寶已之委形而歆其養也嗚呼君子之道易知簡行而天下莫能知人之不禽也無幾矣□□主中國而政毀浮屠流東土而教亂地天之通不絕於郊壇父母之差弗別於喪祭陰亢陽窮養亢性窮人道之憂其奚有瘥乎

爲北山之詩者其音複以哀其節促以亂其詞誕其情私矣故音哀者節必亂節亂者誕上行私而不可止是以君子甚惡夫音之遽哀而不爲之節也奚以言其詞誕而情私邪詞苟誕而情或私反詰之而不窮者匙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則彼猶是戕王之土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則彼猶是爲王之臣也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以爾爲賢而爾不受假以溥天率土之臣庶更取一人而賢之而又孰受也可謂端居者之風議無當於國也不可謂但端居風議而卽無當於國也夫惡知燕燕居息者之必有甯寢處乎故曰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然則將

分職掌以均數之任廷與行百里者未聞使百人而各舁之能至也抑將使斗粟而百人舂之必且為塵而得有全粟乎故夫為北山之詩者知己之勞而不恤人之情知人之安而妒之而不顧事之可諉上行私而不可止西周之亡不可挽矣故節其哀者戒其復傷其亂者懲其促治其諉者窮其連繫之詞革其毀者禁其迫切之聲王者以之化民君子以之自淑保天下於和平此物此志焉耳唐宋之末流以詩鳴者不知其為變雅之淫詞而祖迹之日以起衰也以哀音亂節而起衰吾未之前聞天下治使人樂天下大治使人忘其樂天下亂使人憂天

下大亂使人廢其變廢其憂則其君如已亡之君其國如已亡之國而無與救矣嗚呼有大事之可將未有不畏其廢者也逮乎無大事之可將求盛之雖而不得也夫豈人情之無恆哉廢其變者命也求變而不得者義也安其命不渝其義道一而已矣廢其變於必亡之日則不已其悲於已亡之後不已其悲於已亡之後者固嘗廢其憂於將亡之日也命也如之何哉雖然文信公有云父母病知不可療無不藥之理亦恤塵之雖而必將之其情有盡焉者乎

廢微不遲無餘憾乎曰此禮之所爲可久也故曰簡則易

從易從則可久可久而賢人之業成矣君子之祭非弗欲延其敬慕也懼夫敬慕之衰而延之於其餘將情以歸則是以情歸之氣事其先也故夫知弗延之而乃以久焉者然後以可久知弗擴之而乃以大焉者然後可以大知弗浚之而乃以深焉者然後可以深著其往飾其歸研其幾利其用止其所而不過君子之於禮至矣故曰被之祁祁溥言還歸祁祁以還歸雖不待其祁祁之衰也故無太過之道而有太過之情太過之情必成乎不及則亦惡得有太過之情邪廢徹不遲無不及之謂也

正風美俗定民志導民性期於進退而已進者非遽進之

也可進者弗與止之也可進者止之既進者退之民性之泯無餘矣攸介攸止烝我髦士進也請學爲稼請學爲圃退也求士於農而不求士以農君子之道也故農之或可爲士猶兵之可爲農也兵無節則農之農有餘則士之導其性也士之不可爲農猶農之不可爲兵也農其士則無士兵其農則無農定其性也農之可爲士視諸工賈之可爲士其數多也朴一變而秀黠一變而後朴進之難易風之順逆也士之不可爲賈視諸士之不可爲農其辨尤嚴也秀選而朴其失也固再選而黠其失也狂退之遠近俗之真淫也嗚呼民兵之敝酷於軍屯許衡勸士大夫爲賈

之說烈於許行可弗辨與
古者無少蓺之婦夫死而田歸無以養之也老而無夫曰寡遺秉滯穗以爲利抑無以養之也柏舟之靡他數千年之間見之詩書者一人而已而固諸侯世子之妃也故曰君臣夫婦之倫至秦而定先王亦有所俟也夫死而無適族無與收之官無與獎之僕僕然拾穟於南畝非耄以羸亦無辨矣浸衰以羸亦孔焯矣然則苟有可適者無有不移志者也心之憂矣之子無裳亦不足爲之責矣故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知其損益也登貧寒志義之士女得與共世子之妃絜其榮光泰之彝倫者四而叙

彝倫者一以此損益周禮其可矣懷清之臺築夫婦之倫定廉恥行於閨門讀大田之詩未有不愁然者也

因天下之動而成之則事不廢因天下之靜而安之則民不勞事集而民安福祿之盛者矣為功利之說者曰成於其動不如乘於其未動之利也安其所固靜不如鎮之於未靜之為有功也然則施畢羅於戢翼之時而不邀鷙鳥於已飛及其飛而無事焉亦功利之都矣而君子弗尚焉者惡其違天而與禍相矣也故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桀弗能湯弗畢羅矣拚項籍之情歸而壓之於固陵漢以是德衰於商周而禍亦替矣一動一靜者道也躁勝寒靜勝熱

者機也一生一殺者權也盜天地盜萬物者賊也不爲天下先假矣惡其持天下也藏器以待時工矣惡其有何之心也不廢其事不勞其民仁以涵物而智以見功然後爲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可與尊生而不貪可與應世而不詭若非其人未有宜天之祐者也

伐木不如頍弁之相蔡也關雎不如車舝之傾其貨心也雖然樂而淫哀而傷其亦徵於此矣關雎不言淑女之德重言德也伐木之不極其情惟不及情之爲疑也雪霰之悲若晛日之將昊而不給其歎其將何以繼此乎不謀也高山景行之歎其諸千古之一人與非太姒孰能當之而

關雎不能以信太姒也故關見不可以觀婦順騂桼不可以觀士容踐阼之詔令不可以觀君德始夏之苞穎不可以觀年豐愼於言德者庶乎其德之可成也恤幼不矜學賓之仁閔老不勸日暮之歎親親而恆有愈疏之防敬賢而恆懷比匪之憂納交而恆有凶終之懼愼於言情者庶乎其情之不渝也故類弁車舝非叔世之詩也

貨導人以頹雖然不可以廢貨也色溺人以亂雖然不可以廢色也酒與人以迷無亦可以廢酒乎酒者害百而利不得十義不得一者也弗與禁之投之不藏之券而始僅濟投之誓是決濁河而障之不已勞哉禹惡而姑存之武

王誥而弗革之曰爲賓祀也籩之豆之篚之簋之神歆而
人宜之亦奚乎不可曰君子之道求之已而已矣求之已
者盡性者也盡性則至於命矣貨色之好性之情也酒之
使人好情之感也性之情者性所有也故曰天地之大德
曰生何以聚人曰財仁義之府也情之感者性所無也無
之而不損其生生所無則因好惡之所未有也人有需貨
之理而貨應之人有思色之道而色應之與生俱興則與
天地俱始矣上古之未有酒而人無感以不動則是增益
之於已生之餘因有酒而始有好矣雖然人因感以有好
酒無因而已有於天下孰爲之乎將無化機之必然者乎

內生而外成者性也流於情而猶性也外生而內受者命也性非有而莫非命也盡其性行乎情而貞以性正情也盡其性安其命而爭亂以性順命也命則有不齊矣命則有不令矣君子之道齊之以禮而不齊之以天令之於己而不令之於物以爲則物之令而絕其所不令則是舍己而求之於物非反己盡性之道也納之於賓祭而約之以禮齊天物之不齊矣誓而儆之行乎不令之塗而令之矣正其性而無疑於命繼天有功而險非其險阻非其阻矣故天無擇施君子無擇受莫非命而槩之於正君子之以事天至矣異端之不知此也瑟瑟焉取天物而擇之擇之

未精而厚其疑觸於物値於躬莫非斧斤之與榛棘而心亦煩力亦憊矣貨且疑其伐善色且疑其伐仁將不遺餘力以芟除之而況於酒乎故歌賓之初筵於酒座而不失其歡者可與受命矣

將衰而後知盛也已衰而後知樂也故促席而知溫者其寒也登山臨水而相依不舍者其將離也王者以天下爲家奚必國門之內而後爲魚之藻也瀏連婉孌於固有之居知其舍是而須首頼尾之無依也周之存亦僅矣旦爲魚藻之樂夕爲黍離之哀人心之柔以含愴者先傳之與

君子之事君也鴻豫以爲志危怵以爲情鴻豫以爲志故

世雖降主德雖衰上下之交雖未孚而無枉道之從危怵以爲情故世雖盛主德雖賢上下之交雖密以邇而無儳忘之心也彼交匪紓無儳忘之謂也無儳忘者非僅其憂時而戒君矣有憂時戒君之心而君不予無賓以將之也將之以賓者若之何其氣惕然其志慆然合而若離親而若不給進前而不舍退食而若不得復見有如此者乃以信其無儳忘之實也故君子之事君殆猶夫事親敬者非直敬也愛而不忍不敬也故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夫事父之敬則因異於鬼神賓長之賓賓者矣嗚呼以屈原之騷事有爲之主則無患楚之不商周也以文宋瑞之

死事圖存之主則無患宋之不康宣也鴟鴞之怨其周公之騷乎桐宮之悲獲已伊尹之心柴市之心也下此者時不棘情亦未與之棘勢未傾心亦未與之傾大命已圮成乎終天之憾乃始覥處淵之日悲號思挽而不得不亦晚乎故忠臣介士無疚於天下而自疚其心惜往日之紓也

兩目不相競明兩耳不相競聰兩手不相競便兩足不相競捷互相忘也無已其猶相効也此令兄弟綽綽有裕復奚慽乎天地之廣也萬物之富也名譽祿位文章事功能者取之已爾無已高於我者猶有人也貴於我者猶有人也賢於我者猶有人也力不足以妒而遠無可與事氣茶

精楞朶頤不猒就諂邇者而揄之不已賤乎故受賢者之名而不讓不狂不已而況乎其受爵也晉平公之臣心兢而君子以知晉之衰棄其丈引爭其尺寸趨利者所弗為也君子之行而趨利者之不若不已必亡不亡不已矣

菀柳之詩奚以辭夫不忠之尤邪古之諸侯臣乎天子而不純乎臣夫各有所受命矣五帝以天下讓賢者而諸侯不可以國讓是國重於天下五帝以來世為君長者五帝以來之所啟宇也君堯子嗣天子改命侯國無改封宗廟所託先祖之所授也天子者諸侯之長爾菀柳無可息而居以凶矜危國家亡社稷毀宗祈墜世守不容已於惴惴

無自曬焉可矣其在於周所必惜者其鄶晉鄭乎故三國之不王而後王迹熄春秋作菀柳之怨固無大害於人紀也三代之季世皆此道也嗚呼六合一王九州一主當吾世而遇主以榮身而施及其親生之者此君也成之者此君也極吾福也邁吾安也凶矜吾義也柳凋於林而就蔭於棘非彼心之無不臻而事君者之無所不至矣俾陶潛司空圖無悲閔之心蕭然自適於栗里王官之下則其去傅亮張文蔚之苟容者能幾何哉

心恆持者也耳目取新者也以其心貞其耳目以其耳目生其心生心而不忘於是而不失其恆得則慰失則悲斯

亦不必有高世絕俗之志者而能之凡有心者之所同閱而生其悲愉也有恆視無恆美色有恆聽無恆和聲取新而忘其故而人道絕矣天下有若無繫於得失利害之數而耳目之不容自昧者無恆之民忽之矣得之無所增失之無所損故不必利新不必害宜乎其爲無恆之民之所忽也則衣服族姓是已何取乎衣服暄凊而已矣何取乎族姓充位有人昏姻有耦而已矣裘奚必其黃黃笠奚必臺緇奚必撮也色足愉富貴足居奚必尹吉也夫誰知人道之所絕續在此矣乎以實治者仁義是已非便利也以名治者綱維於心莫之易而人紀定非徇藍稱於口耳之

謂也因其利徇其豔稱耳目取新而今昨不保魚無擇於沼禽無擇於林但無擇焉去禽魚幾何誠取新之久習新以為故角可加於額尾可曳於尻淫人賤族可以為姻親禽谷獸態可以為風俗行且非是而莫之貴悲夫欲歌都人士之詩以延人紀於頹光不可得已

談藝者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傷好色而不淫未能諒怨誹之不傷也怨誹之不傷則以之好色而淫者沐之有矣淫者非謂其志於燕媟之私也情極於一往汜蕩而不能自戢也自戢云者非欲其匿傑戍削以矜其清孤也流意以自養有所私而不自溺託事之所可有以

開其菀結而平之也能然則情摯而不滯氣舒而非有所忘蕭然行於憂哀之塗而自得自得而不失矣淫之有哉誦采綠之詩其得之矣幽而不閟旁行而不迷方哀而不喪其和詞樾而意至心有繫而不毀其容可與怨也可與思也無所傷故無所淫也嗚呼知不傷之乃以不淫者可以言情矣孟郊曹鄴之爲淫人諒矣

古之營國者非但城郭溝池封畛阡陌而已也城郭溝池以爲固守國之資而未及於民也封畛阡陌因天地之產爲民之利而未及爲功於天地也鎮其虛損其盈流其惡取其新裁成天壤以相民而後爲人君者之道盡原隰既

千泉流既淸召伯之聲謝夫亦猶行古之道也故其民肢體得安焉耳目得曠焉臭味得和焉疾眚得遠焉治地以受天之和迓天以集民之祉其餘者尤使登高臨遠之士啟其遐心擧憂抑迮之夫平其悄志鄙吝穢惡忘而人安其士是故古之王者非遂致民也暢民之鬱靜民之躁調其血氣以暫其心思故民歸之而不離周衰道弛風煩韻促督天下於耕戰而人無以受江山雲物之和抱遐心者宜其去朝市而若鶩矣

天子失道以諸侯授大國諸侯失道以士授大家大國有諸侯而盟會征伐亂矣大家有士而政教風俗亂矣然則

君子許之乎曰雖欲勿許而不得也飲食與生也教誨與成也舍徒而載之車盡其才也苟其生之則有父母之道焉苟其成之則有師之道焉苟盡其才則有君之道焉君子弗能使之終於陷溺而無與依也授之可矣天子授之惡得不授之春秋所以登五霸之功諸侯授之惡得不授之小雅所以采緜蠻之詩原人之情而弗獲已雖大亂承之而不能恤矣五霸衰而七雄併世卿降而游俠之死交成亦未如之何也矣

用物之薄身安之而不恥奉之所敬愛而不嫌其惟廣心以用物者乎名不可歆用之以實實不可茹用之以名名

寶兩不可得則旁求其美而用之於是而天下之物無不可用也以蔬而或用其薄於己何恥於人何嫌哉故瓠葉之幡幡采之而非幡幡矣烹之而益非幡幡矣其名非其實烹猶無已而旁求之未采之前若幡幡者之迎吾目而欲烹之也亦善用此瓠葉矣故用物者廣而後能自廣自廣而安自廣而能不失敬愛於人君子之所以安士而能愛也既已非所欲矣而又從而恥之是重傷己也焦心額容而天地之大者將偪側則將夕投之天下而不厭其心生人之樂無幾矣既無以厚致之而又懷嫌以將之精楞神短和氣中陽愛繇以衰敬繇以弛不自知也是重傷人

也甚重傷者必遠人以逃咎君親皆憎府也無論朋友矣故歎幡幡瓠葉者可以處約可以全恩殆於仁者乎詭百年之日就尋處之人天下之事自有以相逮而有餘用其無棄人矣乎其無棄日矣乎是亦足以成天下之務矣天下之務成而百年之日有餘也尋處之人吾徒也裕於用天下而天下裕事亦惡乎多阻人亦惡乎多怨哉天下已務矣又從而務之務之不勝其勞乃從而置之緩急不審成毀不豫圖手足未至而先之以呼號害不知所從來而旁避其疑懼於是而日不給於天力不給於人蹙棘紛紜以迄於危亡而禍恆發於不意此天下之至不可瘳

者也不違他矣日不給矣何人不將人不給矣促其百年而負寡其天下不亡何待哉

詩瀋傳卷三終